

15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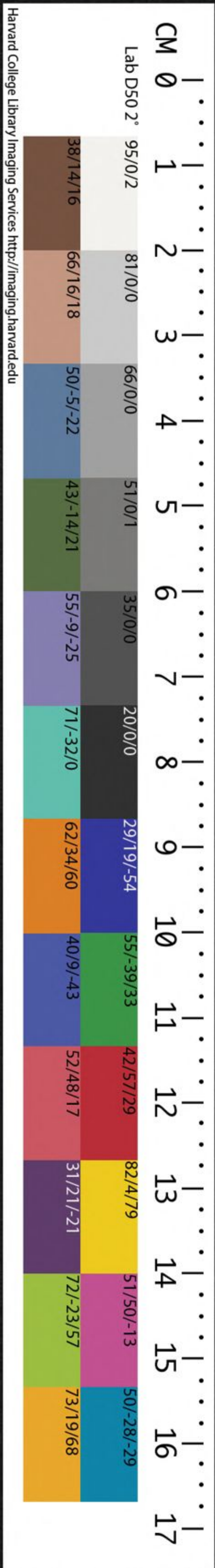
JUA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詩經三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毛詩注疏卷三

漢鄭氏注

詩凡類疏

毛詩注疏

鄭相州詩訓傳

相州共受自世也相世子其伯資純其妻守其父母

欲奪而嫁之者相世子其伯資純其妻守其父母

意與之世子其伯資純其妻守其父母

意與之世子其伯資純其妻守其父母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共伯

僖侯之世子

○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

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

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

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眾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益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其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典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

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髡彼兩髦**

實維我儀**傳**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

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

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綏

纓○髮本又作侏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髡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為鬢長大作髦以象之鬢音丁果

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纒色之死矢靡宅

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

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音他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

父也亦作諒力尚反**疏**汎彼至只正義曰言汎

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

在夫家矣又髡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

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

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

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

飾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註云兒生三

月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

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

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考

用髮為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

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

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髦

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註云士既殯而脫髦此

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

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

倍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

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

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

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
父母鷄初鳴端鞞紳註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
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鷄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
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
者則敬多故內則註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
世子加隆焉故鷄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
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纒笄總拂髦冠緌纒端鞞紳搢
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味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
異則纒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緌纒也
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
不端矣不并引端鞞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
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註云有笄者屈
組為紘無笄者綏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纒則無
笄矣上言纒笄者為纒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鷄
斯註云鷄斯當為笄纒是著纒必須笄也○傳天謂
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
先母後天者
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

特 **傳** 特匹也 ○特如字韓詩作 之死矢靡慝 **傳** 慝邪

也 ○慝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傳**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

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 ○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鰈反宣公 **傳** 有

茨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 ○正義曰此註刺君故

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 ○ **傳**

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與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

埽去之反傷牆也**傳**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

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音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

下孟反**中葍之言不可道也****傳**中葍內葍也**傳**云內葍

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葍本又作邁古候

反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

疏牆有至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

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葍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奈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中葍內葍○傳內葍至之語○正義曰媠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註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卽引此詩以**牆有茨不證之是其葍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可襄也**傳**襄除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傳**詳審也○詳

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葍之言不可讀也**傳**讀

抽也**傳**云抽猶出也**疏**讀抽**傳**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

詩五
及古

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

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

作人耳音皆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卒章八句至偕老正義曰作

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與

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為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為勢所以倒也鄭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為淫泆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傳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為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纒纁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

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

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

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副芳

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傳**委委

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

無不潤 **○**委於危反註同佗待河反註同韓詩云德

反 **象服是宜** **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 **箋**云象服者謂

檢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之屬

○檢音遇字又作檢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檢狄觀古亂反又

官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箋**

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

疾之 **○**行下孟 **傳**君子至之何 **○**毛以為言夫人能

著衡笄以六珈玉為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

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

不潤德能如是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子

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

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為淫亂不能與君子偕

老乎 **○**鄭以為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

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

河象服檢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

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 **○**

傳能與至尊卑 **○**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者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髡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髡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髡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卑也○**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委委**

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為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為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為宣姜自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象服**至為飾○正義曰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禘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臯陶

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為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疵**兮**疵**兮其之**翟**也**傳**疵鮮盛貌禴不善言其善也

翟闕翟羽飾衣也

傳云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

如王后焉

○疵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

云毛及呂忱並作疵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註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鬢**髮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疵後作瑳字鮮音仙

如雲不屑鬢也

傳

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

傳

云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為善

○鬢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

左傳云髮美為鬢屑蘇節反鬢徒帝反髮皮寄反

玉之瑱也象之瑳也**傳**瑱

塞耳也瑳所以摘髮也

○瑱吐殿反克耳也瑳勅帝反瑳也瑳他狄反本亦作瑳

音同本又作瑳又作謫並作謫音丁革反謫音直戟反

揚且之皙也

傳揚眉上

廣皙白皙

○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皙星曆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傳

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傳

云胡何也帝五帝也

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

莊與反為淫昏之行

○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疏疵兮

帝○毛以為為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疵兮此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潔美也又以玉為之瑱也又以象骨為之瑳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皙既服飾如

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
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
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
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為淫
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
如帝乎非有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
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之行乎○**傳**禴翟至飾衣
○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
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註周禮三翟皆刻繒
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
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
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
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傳**鬢黑
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
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鬢
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
鬢為黑髮也○**傳**髻髮至為善○正義曰髻一名髮
故云髻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

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
髻之以為呂姜髻是也不潔髻者言婦人髮美不用
他髮為髮而白潔美故云不用髮為善○**傳**瑱塞至
摘髮○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
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為飾名
之曰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履云佩其象掃是也○**傳**
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
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
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
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
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
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
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
是以內司服註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
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玼
兮玼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
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
以類相配與傳同也○**傳**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

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燿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沐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為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

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傳

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裳

蒙彼縹緜是繼袿也

傳

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裳

覆也縹緜之靡者為縹是當暑袿延之服也

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緜緜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

禮記作禮衣

○蹙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縹側救反靡

也縹勃之反泄息列反袿符袁反穀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子之本無子字禮涉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

傳

展誠也美女為媛

箋

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

為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媛于春反韓詩作媛媛取也倚於綺反

○瑳兮至媛也○毛以為言夫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縹緜之上縹緜是當暑繼去袿延蒸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

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為一國之美

女兮今夫人何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為美女

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

依倚以為媛助何故反為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
 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
 衣以丹穀為之以文與縹相連嫌以縹為之故辨
 其所用也縹者以葛為之精曰縹麤曰縹其精尤細
 靡者縹也言細而縹縹故箋申之云縹縹縹之縹縹
 者言是當暑裨延之服諸謂縹縹是縹裨之服展衣
 則非是也縹裨者去熱之名故言裨延之服裨延是
 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
 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縹衣赤縹縹青縹縹
 黑縹衣黃展衣赤縹衣黑縹名與縹同雖毛亦當色
 黃縹衣與男子之縹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
 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為色之著
 因而右行以為次故縹衣赤縹縹青縹縹黑次縹衣
 鞠衣宜白以為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亦因
 西方闕其色故縹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縹縹
 闕縹羽飾衣則縹衣亦羽飾衣縹衣以翬鳥羽縹縹
 以搖鳥羽闕縹次縹縹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
 少耳○**圖**后妃至禮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
 之以為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縹衣縹縹闕縹
 鞠衣展衣縹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縹衣黑玄
 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
 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縹者實縹衣也男子之縹
 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
 闕縹赤縹縹青縹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
 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
 縹衣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縹衣無玄端則
 縹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縹衣亦黑矣以男子之縹衣
 黑知婦人之縹衣亦黑縹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
 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各馬是鞠衣黃
 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為次惟三
 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縹赤縹縹青縹
 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恆以縹而云蒙彼縹縹者
 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縹縹縹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
 故云是縹縹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縹縹俗本多
 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

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註以展為聲誤從禮為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各眉目曰揚故倚嗟云美曰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各眉為揚目為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倚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為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為揚日之上為清倚嗟傳又曰目下為清是目之下亦為清也釋訓云倚嗟名兮目上為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為之名也倚嗟名兮既為目上故知美曰清兮清為目下○**傳**美女為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為媛箋以為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為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因顏色依為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為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為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

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

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竊千節反 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

止○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為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

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為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為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傳**衛之至之野○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

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為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傳

爰於也唐蒙萊名沫衛邑

傳

云

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

惡衛為淫亂之主

○沫音妹惡烏路反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傳

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

傳

云淫亂之人誰思

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

族在位有是惡行也

○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竹丈反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

桑中

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傳

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

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

水之上○要於遙反註下同淇音其衛水也**疏**爰采至上矣○正義曰

菜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

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

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

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于上宮之地又送我於

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

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

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

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

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

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文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疏**沫

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

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

然則沫為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

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

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

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疏**於何予之主○正義曰殷

三詩疏

卷五

淇水

水之上○要於遙反註下同淇音其衛水也

疏

爰采至上矣○正義曰

菜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

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

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

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于上宮之地又送我於

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

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

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

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

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

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文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疏**沫

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

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

然則沫為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

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

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

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疏**於何予之主○正義曰殷

三詩疏

卷五

淇水

水之上○要於遙反註下同淇音其衛水也

疏

爰采至上矣○正義曰

菜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乎必之衛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

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

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

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

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于上宮之地又送我於

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

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

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

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

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

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文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疏**沫

衛邑○正義曰酒誥註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

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

然則沫為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

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

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

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疏**於何予之主○正義曰殷

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爰采麥矣沫之北**

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

葑蔓菁**音精又子形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庸姓

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

也**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

鳥○鶉音純鶉鶉鳥鶉鳥**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正義曰

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

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箋**云奔

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

非匹耦**○疆音姜韓詩云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傳**

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

以為兄君謂惠公**疏**鶉之至為兄○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

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鶉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奔奔**至匹耦○正義曰序云鶉鶉之不若則以奔奔疆疆為相匹之善故為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註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

之無良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疏**云小君謂宣姜**疏**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

于榮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

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

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為狄所滅

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漕音

曹攬如羊反說音悅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策廻丁反廬力居反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為狄人所滅君為狄人所殺城為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

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
 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
 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
 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
 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
 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
 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滅是也而營
 宮室者即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
 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
 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為得其制既得其
 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
 為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為豫備兩止而命
 駕辭說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駉牝三千是也序先言
 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
 為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
 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
 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駉

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
 為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
 故直云滅衛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
 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人所滅實滅
 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
 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見故言滅
 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使也閔二
 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公與石祈手訣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
 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衛
 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
 者賈逵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
 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
 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
 入為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
 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

禹貢豫州滎波既豬註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今塞
 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其在縣東春秋
 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
 禹貢之註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
 之既敗而渡河在河非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
 在河北但沈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則沈
 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
 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
 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
 人蓋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
 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
 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
 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
 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
 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
 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
 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

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
 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
 而成君稱諡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
 子成其喪而為之諡而為之諡者與繫世者異也
 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
 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
 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
 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
 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
 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
 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
 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為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
 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
 曰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若故為
 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

到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
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
而建
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

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

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

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

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揆

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視
字又作眠音同廡居又反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

琴瑟傳椅梓屬箋云爰日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

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預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

皮曰梓也梓音子○定之至琴瑟○毛以為言定星

漆音七長丁丈反○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

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

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

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乃為宮室別言宮室

異其文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
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為琴瑟言公非直
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為預備故美之○鄭以為文
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
時而作為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
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
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

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定星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為記時亦以定為營室方中為昏正四方而箋以為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為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為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

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姬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姬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上功之時以曆按之倍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

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
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
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
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
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
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
為位而平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入尺之臬以縣正
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
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
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
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
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
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
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
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
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
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解

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惟傳言南視
定老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
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
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為正南北則四句
同言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
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傳**楚室至為後○
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
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
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
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
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
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
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
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
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
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傳**云樹此六木於宮
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

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傳

虛漕虛也楚

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

傳

云自河以東夾

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

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虛

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

降觀于桑

傳

地勢宜蠶可

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傳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

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

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

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使

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

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

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偶本又作謂又作誅皆

力水反說文云謂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誅謚也為

卿大夫一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

本無卿字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

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

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

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石民矣

人事况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

毛詩流

卷三十一 二十三

及古閣

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為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為大阜○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縣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註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書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焉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

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眾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素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

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
 事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誅者謂於喪
 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誅楚
 恭之類故曾子問註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
 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
 語若荀偃禱河蒯躄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
 九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註皆云
 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為大夫者以大
 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
 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為君不可盡責其能
 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

落也倌人主駕者 **傳**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

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
 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傳**○倌音官徐古患反
 說文云小臣也星言

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 **匪直也人****傳**非徒

庸君秉心塞淵 **傳**秉操也 **傳**云塞充實也淵深也 **傳**○

七亦 **駉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

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
 君兼邴邴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

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傳**○駉牝上

尺已上也下頰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 **靈雨**

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 **傳**至三
 千○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
 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為我早駕當乘

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
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
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
富駮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主
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
亡未聞信人為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
曰七尺曰駮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
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駮牝
以互見故言駮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
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駮
人職註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
七尺駮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
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
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駮馬高六
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傳**國馬至美之○正義
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按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按人而計之
按人文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
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按按有左右駮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
耦為乘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
應乾之策也至按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
小備也按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
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駮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
六匹五良一駮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
備由此言之六廐成按按有左右則為十二廐即是
十閑故鄭又云每廐為一閑明廐別一處各有閑
衛故又變廐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
匹三阜為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廐以六乘三十六
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
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為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
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按有左右故
倍二百一十六為四百三十二駮馬三之又三乘此
四百三十二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駮

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駑之數共廢為一閑諸侯言六
閑馬四種則不種為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為
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
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按人又云
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為二閑亦分駑馬
為三故註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
一閑其駑皆分為三也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按人職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
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
為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
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
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
十二匹令就按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六閑馬四
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
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
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
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
數也趙商因按有左右謂二廩為一閑故其數小倍

而誤鄭以十二廩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
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
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
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邾鄆而
有之謂有此邾鄆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
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按人註引詩云駉
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
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蛭蝮在東莫之敢指傳

蛭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傳

云虹天氣之戒尚

無敢指者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虹音洪

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傳

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

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

反下惡

疏

蛭蝮至兄弟。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

之皆同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

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

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傳蛭蝮至敢指。正

義曰釋天云蛭蝮謂之雩蛭蝮也郭璞曰俗名為

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

雌雌曰蛭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

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過禮

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

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

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

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

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

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為懼諱然故莫之敢指

也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傳

濟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為終朝傳

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白

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濟子西反又子細

反鄭注周禮云濟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

朝濟至父母○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濟氣
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與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

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
 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從且至終朝○
 正義曰以朝者早且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
 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
 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
 義曰視祲註云齊虹也詩云朝齊于西則齊亦虹也
 言升氣者以齊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齊鄭司
 農亦云齊者升氣是也上蟠蜺虹也色青赤因雲而
 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
 祥註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齊亦日之光氣矣蟠蜺亦
 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
 無在日傍之時鄭註周禮見齊與此同故引以證非
 謂此為**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
 妖祥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
 也**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箋**

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
 之命惡之也○大音泰註同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反**相鼠三章章四句

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
 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內
 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
 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
 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
 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
 也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

為闇昧之行

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

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

○行下孟反之

處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

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疏相鼠至何為○正義

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疏**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鼠有齒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

箋云止容止孝經

口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

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

傳體支體也

疏

體支體○正

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為支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

傳遄速也

○遄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

箋賢者時處士也

○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

于旄三章章六

句至善道○正義曰作于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

以為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
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
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
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
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
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註云賓介
處士賢者卿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

野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

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熱反又

反旃之然反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

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繆或以維持

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

馬四之者見之黜也○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

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云時賢

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

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畀必寐反○子子至畀之

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

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
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
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
及古閣

聘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
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
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
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
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
之郊以素絲爲縷縫紕此旌旗之旒縷又以維持之
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
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
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恡○**傳**子子至曰野○正義曰
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
李巡曰旌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
其下亦有旒縷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
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
註六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
職註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
首者也言大夫之旒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旒
不言旒縷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旒也周禮孤

卿建旒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
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旒旒者干首
皆注旒獨以爲卿之建旒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
爲言故知是卿旒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
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
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
功之臣得世官邑也
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旒言
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
旒傳曰鳥隼曰旒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
建旒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旒註云百官卿大夫也
載旒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
則平常建旒出軍則建旒是卿有建旒之時旒亦有
旒二章互文也言旒則有旒縷言旒則亦有旒矣卒
章言干旒傳曰析羽爲旒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
而得建旒者鄉射記註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旒首
曰旒則干旒干旒一也旒旒縷之稱未設
旒縷空有折羽謂之旒卿建旒者設旒縷而載之遊
車則空載折羽無旒縷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
 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
 郊為都邑相兼一也。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
 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旃雜帛為
 物註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
 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註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綏
 復魄綏有旄牛尾也註云王祀四郊乘王輅建太常
 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
 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旄矣建彼旄矣此亦云
 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
 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 紕所至四馬
 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
 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
 審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
 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素
 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旄旗而此云素
 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紕旄旗之旒縷

也縷謂繫於旄旗之體旒謂縷末之垂者須以縷縫
 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縷郭璞曰眾旒所著孫炎曰
 為旒于縷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
 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
 縷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
 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
 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
 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
 用故言或為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
 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
 之者四見 子子干旃在浚之都 傳 鳥隼曰旃下邑曰
 之數也

都 云周禮州里建旃謂州長之屬 尹反長張丈反

實建旃而來此為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

兵乃建旃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

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旄註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為第二黨為第三族為第四閭為第五比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鄙為第三鄩為第四里為第五鄰為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鄩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又云縣鄙建旄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旄故鄭八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鄩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
 遂旗
 縣旗
 鄙旗
 鄩旗
 里旗
 鄰旗

素絲

組之良馬五之傳

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之者亦謂五

見之也

○總子孔反

傳

馬五轡 ○正義曰凡馬

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馬馬

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

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轡馬益一轡故言五

之也下章又加一轡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為服馬此加一轡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

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

之駢本從一駢而來亦謂之駢經言駢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

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騶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軹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駮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技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技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素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子子于旃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

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子子于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為旌城都城

也。○析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

也。歷反。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祝

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

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

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

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

子先生曰兄○閔一本作愍密謹反疏載馳五章

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

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

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為狄人所

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

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

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

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

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

見已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

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

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

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

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

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

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

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

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云

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

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

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

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

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

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

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

也因為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

所思之意下四章為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

及古

外以下別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
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
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
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為釋
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變**滅者至曰滅○正義
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
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
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
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濫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
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
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
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傳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

變

云載之

言則也衛侯戴公也

○驅字亦作駟如字協韻亦音丘

驅馬悠悠言

至于漕

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

變

云夫人願御者驅

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

變

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

○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
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且反
變曰夫人言已欲驅馳
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
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
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
故且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為異餘同○**傳**弔
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
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
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
生曰唁何人斯云不人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
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
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
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既不**
傳曰反首芟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我嘉不能旋反

不能旋反我思也

云既盡嘉善

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傳不能遠衛也

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小

施善道救衛

○臧子郎反遠于萬

既不至不遠○正義曰夫人既

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中心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恆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

既不我嘉不能施濟

濟止也視爾不臧我

思不闕

闕閉也

○闕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蟲者

將以療疾

傳

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

力助安宗國也

○蟲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傳行道也

傳

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

道猶升丘采其蟲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尤過也

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

云許人許大夫

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尤本亦作說音同穉本又作稚直

吏反繫

傳

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為許人所

古愛反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蟲者欲得其蟲以療疾猶

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蟲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

過者是乃眾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也。○**傳** 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齒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齒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傳** 善猶至采蟲。○正義曰夫人思衛為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蟲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蟲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蟲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蟲亦有理矣。○**傳** 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註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傳** 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傳** 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為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眾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

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眾穉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已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 願行衛之野麥芄言賢者焉

芄然方盛長。○**傳** 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

薄紅反徐又符。○**傳**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 控引極至也。○**傳** 雄反長張丈反

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傳** 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

反援于眷反又。○**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傳** 云君子國中音袁沈于萬反

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傳** 云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傳** 云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

言政
卷三之三
泗水
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芄芄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
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米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一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二下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

音鳥報反淇水名與隈也草木疏云與亦水名相息亮反至是詩正義曰作淇與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泂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註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于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註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允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賢美德盛學問自修

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和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

傳

興也與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綠竹並

如字爾雅作菴音同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迺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菴葍草也葍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有匪君子如切人謂之葍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如磋如琢如磨

傳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邠美貌也磔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

作摩莫何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况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音况元反

諼忘也○諼音况元反瞻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

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

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磔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

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

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正義曰隈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

為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以毛云隈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隈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菜

王芻舍人曰菜一名王芻某氏曰菜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以小藜赤莖節好生

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

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

又云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內比衛朝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內比衛朝

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註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個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咍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矜今個今恂慄也赫今咍今威儀也以瑟矜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咍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

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矦矦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沈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文作矦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川反矦本又**傳**有匪至作矦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傳**如星○

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及古制

龍侯用瓊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弁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
所以會髮可知○**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
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
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
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云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皮弁則侯
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
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璫飾七故
云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
朝者則卿璫飾六大夫璫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
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
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
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
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存王朝之服
瑟兮僖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

如簧**傳**簧積也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箋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云圭璧亦琢磨四者

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眾

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昌若

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註同較古岳反車善戲

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鼓反又式氏反

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謔香略

反弛本亦作**疏**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斐然文
施同式氏反**疏**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

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
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今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為虐兮言其張
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
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圭璧已成之初須琢
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
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
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
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
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車較卿士之車。○正
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
車輿人註云較兩轡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
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
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箋綽今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
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
本作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箋窮猶終也。○**傳**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

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
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
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
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
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
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
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
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

有虛乏之色

○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燒塢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

獨寐寤

言永矢弗諼

○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

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怠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覺交孝疏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

反又如字疏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

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

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過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

肅之說皆述毛傳其詳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

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

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

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

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

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饑

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

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

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

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

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

疏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

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

以寬過及軸言碩人之饑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

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

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

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疏在澗至云然○

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考槃在阿

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碩人之邁

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

疏云邁饑意○邁苦禾

反韓詩作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疏云弗過者不復入

君之朝也

○過古禾反註同崔古

考槃在陸碩人之

過過美貌

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及古

軸

傳 軸進也

箋

云軸病也

鄭直六反

疏

傳

軸進也

義曰傳軸為進釋詁云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寤宿永矢弗告

傳

無所告語也

箋

云不復告君以善

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

疏

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

傳

頡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嫁則錦衣加褰襜

箋

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

俊好頡頡然褰褠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禕衣為其文之太著

頡其機反衣

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裝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鞶鞶屬也褠昌占反倭本又作媯古卯反下同褠音丹為于偽反大音奉下太子同舊音勅賀反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箋

云陳此

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也
云水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
也蝻蝻蝻蟲也
○蝻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蝻又
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蝻蝻

蝻蝻蝻蝻郭云蝻蝻在糞土中蝻在木中蝻桑
蠹是也蝻音肥分反蠹音妬蝻也音曷或音葛
頸蝻蝻蝻蝻○正義曰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
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是也釋蟲云蝻蝻

蝻蝻蝻蝻孫炎曰蝻蝻謂之蝻蝻關東謂之蝻蝻梁
益之間謂之蝻蝻又曰蝻蝻蝻蝻孫炎曰蝻蝻木蟲也又曰
蝻蝻桑蠹孫炎曰蝻蝻也然則蝻蝻也蝻蝻也蝻蝻

也蝻蝻也桑蠹也蝻蝻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
而長故以此頸今定本云蝻
蝻蝻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齒如瓠犀
瓠犀瓠瓣
○正義

○瓠戶故反犀音西瓣補遍
反又蒲莧反沈又蒲閑反
○釋草云瓠樓瓣也
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樓瓠
中瓣也樓與犀字異音同
蝻首蛾眉
蝻首額廣而

方箋云蝻謂蜻蜻也
○蜻音秦蛾我波反類蘇黨反
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

頤有文王肅
云如蟬而小
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

蝻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蝻郭氏曰如蟬
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

个物以比之故言如蝻首蛾眉
則指其體之所以故不言如也
巧笑倩兮
倩好口

輔○倩本亦作倩七薦
反韓詩云蒼白色
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

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
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成其輔頰

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
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美目盼兮
盼白黑

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盼敷莧
反徐又膚

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
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禴

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

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鏡反舍也鄭作

遂音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驕壯貌幘飾

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

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蔽也云此又言莊姜自近

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衣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

正禮今而不答○驕起橋反幘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纒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掛沐爾雅云鑣謂之鑣音魚列反沫音末芾音弗朝直遙反註皆同適丁歷反

本亦作嫡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

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云莊姜始

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

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

曰退妃碩人敖敖至無使君勞○毛傳以為言有

曰配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

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

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

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鄭以為形貌大人而倭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

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芾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褻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翟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翟進。雜記云：翟者曰寡君使某翟，此禮之翟。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翟，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翟。穀梁傳曰：衣衾曰翟。此春秋之翟也。翟於農郊之翟與禮及春秋之翟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翟謂之衣服，曰翟贈死者，故何休云：翟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翟。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為翟。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衾也。故云衣服總名也。前衣錦褻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禴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翟，翟飾至芾。翟，正義曰：以言朱幘，朱為飾之物，故幘為飾。又解

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且因以為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芾。因以翟羽為之飾。中車註引詩：乃云：此翟芾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大夫至然後罷。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

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鮓鮓駱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誤也葭蘆葦蘆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蘆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曰葦雖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葦為一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葦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

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
 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
 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
 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
 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
 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
 一國之夷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
 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
 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
 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尺之反貿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匪非即就也此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為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

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且為會期**稱尺證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傳**愆

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字又作儻**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將願也

箋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為期**將七羊反****說**氓之至為期○毛以為此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
 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
 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
 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

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
 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註云變民言也異內外
 也氓猶憎憎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
 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
 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
 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
 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
 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
 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
 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
 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
 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買
 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
 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
 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
 筐篚是也○**箋**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
 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
 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
 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
 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
 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
 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
 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
 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
 與此字異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
 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
 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

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日者兼二事也 **乘彼坻垣以望復關** **傳** 坻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傳 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也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 **傳** 坻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 **傳** 復關君子所近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

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

之落矣為李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傳**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誨 **傳** 云用心專者怨必

深 **傳** 漢音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傳** 云則笑則言喜之

其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傳** 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

體 **傳** 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 **傳** 履幸也咎其九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

辭 **傳** 體兆卦之體 **傳** 兆卦至定之 **傳** 正義曰傳以

也 **傳** 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

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 賄財遷徙也 **傳** 云女女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
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賄呼罪反 徑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桑女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

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

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 ○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椹音甚 桑實也耽都南反鵲音骨樂者洛下同 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云說解也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為節 ○行下 孟反 桑之至不可說 ○毛以為桑之未

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

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

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

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

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 ○鄭以為

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
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
嗟鳩兮無得非時食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
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 ○桑
女至禮義 ○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
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

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鵲
 鵲某氏曰春秋云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
 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
 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
 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
 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甚而云過時者
 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甚過時矣
 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
 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
 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
 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
 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
 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甚
 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
 非時之食甚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
 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
 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

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
 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
 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至
 為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
 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
 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

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

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

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

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

韻謹

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漬也溼也帷位悲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傳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

極中也疏桑之至其德○毛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

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

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

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

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

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

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上此行無中正故二

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

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

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

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

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

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

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

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興此桑落黃隕亦

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

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

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

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

-5 245 35 900" data-label="Text">

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桑之至

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

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

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

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

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

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

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5 245 35 900" data-label="Text">

也

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義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
 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
 襜車山東謂之裳韋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
 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精有襜註云襜謂籠
 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
 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
 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
 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歲為婦靡室勞矣
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云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情
解

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

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
○浸了兄

第不知啞其笑矣
云兄弟在家不知

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
○啞許意反

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悼

傷也
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

身自哀傷
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
 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

朝一夕而自解情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
 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

其知之則啞啞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
 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
○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也

是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

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音

傳泮坡也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陂也亦所以為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

反本又作共音同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云我為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安如字本或作非

者非旦說文作息息懇起 **不思其反**云反復也今

狠反惻本亦作惻楚力反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及爾至已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

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

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

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

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耄且且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

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傳**泮讀至拘制○正義曰以際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會無所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旦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也今未幾見兮突而弁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註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傳**我為至欵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宴經有作卯者因甫田總角卯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自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欵誠也○**傳**曾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與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

○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為室家乎君子疏

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遠如字又于萬反註同

傳

籊籊至致之○正義曰籊籊然

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為善釣以與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為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

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為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

傳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傳

云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

為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傳

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

中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為一之道猶婦人於

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洪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

入爾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傳

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

○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傳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傳

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瑳七可

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傳

悠悠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傳

云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液本亦作漑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楫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

之槳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

水舟行捷疾也槳音饒櫂直教反

備○正義曰釋木云檜相葉松身書作楫字禹貢云柁榦楫相註云相葉松身曰楫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

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疏思鄉衛

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童

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為政以禮○芄音丸木亦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

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足為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鱗佩鞞明雖幼而行

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

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

是也○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

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

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

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

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

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

為十五六也且此自位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

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璫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傳

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

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恒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

後人輒加耳

童子佩觿

傳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佩蒲對反佩字從人或

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傳

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

箋

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

○與音餘下佩鞞與同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

容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箋

云

容容刀也遂端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端及垂紳帶

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悸其季反韓詩作

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

疏

范蘭至悸兮○毛以為言范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

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

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

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范蘭之支以柔弱恒延

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

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

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端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

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范蘭至溫良○正義曰釋草云萑范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
 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箋芄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
 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
 與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 觸所以至其德○正
 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觸右佩大觸下別云
 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觸貌如錐
 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
 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
 故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
 以一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
 此解觸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
 也下章鞶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
傳 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若
 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 此勿至見刺○正義
 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
 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
 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 容儀至節度○正義曰

傳以此三者皆言今故各為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
 大東云鞶鞶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
 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
 悻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 容刀至不稱服○正
 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
 刀與璲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支也童子佩鞶**傳** 鞶玦也能射御則帶鞶云鞶之
 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鞶夫涉反映本又作決

玦**箋** 鞶之言沓○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
 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註云玦挾矢時所以持
 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玉棘若擇
 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圍體大
 射上喪註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諸
 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註云鉤弦與

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鞅為玦者故易之為杏士喪禮曰續極二註云極猶放弦也以杏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人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杏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杏而相比次也

則佩鞅能不我甲

傳甲狎也

箋云此君雖佩鞅與其

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

○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

反 戶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河廣一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

○宋桓至自止○止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洩出為其亂族疾

姤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

三詩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

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
 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
 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
 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
 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
 絕嗣故易同人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
 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
 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
 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
 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
 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傳 杭渡也 **箋**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謂其廣 **○**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 **○**葦至
 下遠與同狹音洽為手偽反

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
 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
 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望之 **箋** 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兄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

遠 **○**鼓反 **疏** 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衛甚
 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 **誰謂河廣曾**
 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不容刀 **箋** 云不容刀亦喻狹小 **○**如字字
 書作翮說文

作翮並 **疏** 小翮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
 音刀 **疏** 小此刀宜為舟楫之小故云小翮曰刀說
 文作翮翮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
 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傳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王前驅父故家人思之○為于偽反又如字詳一

或連下伯也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

為句者非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

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

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

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衛宣至思

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

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

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

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頌引公羊

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

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出於

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

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

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揭丘列反

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

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

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

閩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
 特立○**傳**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
 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
 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
 長為之竭為武貌則傑為有德
 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伯也執戈為王前驅**

傳 受長丈二而無刃 **傳** 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

受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受市朱反長
 如字又直亮反

軫本亦作輻之忍反酋 **疏** **傳** 受長丈二而無刃○正
 在由反發聲矛音謀 **疏** 義曰考工記云受長尋有

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
 不言受刃是無刃也○**傳** 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

受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
 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保

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
 尺謂之三等受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車戟常崇於受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
 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註云戈受戟矛皆插車輪

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輪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
 廬人先言戈受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

自軫歷數人受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
 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

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廬人先言戈受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
 矛同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

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
 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

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
 人受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受下如此

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
 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常有
 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
 農云且兵者戈受戟酋矛尖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
 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
 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
 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
 能用五兵者屬焉註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
 中司馬註云弓矢受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
 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註五兵弓
 矢受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
 司農所云戈受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
 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
 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
 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
 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射野戰野戰在左又左傳
 守城車戰又檀弓註云射者在左又左傳
 口前驅欲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疏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
 南而言東者時蔡衍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
 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
 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 傳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 傳 適也 適都歷反註同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傳 杲杲然日復出矣 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 杲古老

沈推類反復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傳 其厭也 云願

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

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厭於豔反下同嗜 願

思伯其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其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其遂至於厭足故云其厭也。○**箋**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其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其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其口不能絕其與子同夢義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亦然

堂也。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

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蕙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願言思

伯使我心癡

傳癡病也。

○癡音每。

疏

焉得至心癡。○

過時不反已息之至其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

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註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 **疏** 育生長也 ○孤音胡喪息浪反下註同

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疏** 有狐三章章四句至

或作蕃育者非長竹丈反 ○正義曰作有

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

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

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

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

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

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

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

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註云荒凶年

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

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

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

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息為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傳**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綏音雖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

裳所以配衣也 **箋** 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無為

疏 有狐至無裳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

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其妃耦不

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

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為室家

○正義曰作有 知綏綏是匹行之貌 ○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

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

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

及

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厲力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註同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

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戊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楸音茂字亦作

茂爾雅云楸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云匪非也我非敢

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為好呼報反篇內同

投

投我至為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

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

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濟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

報之○**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楸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

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

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

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

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投我以木桃報**

自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瑤

傳

瓊瑤美玉

○瑤音遙說文云美石

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傳

瓊玖玉名

○玖音久書云

玉黑色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

傳

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

苞橘柚

○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

傳

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

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

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

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傳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傳**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

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

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
明果實皆苞之曲禮註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
者註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
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
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二之三

